四書考異

序

前載稱漢儒各習其師所傳音讀既殊字形亦異余嘗習聞其說而疑之三傳之有異同在漢以前齊楚之語不相合也元成以上祇易詩書三經而已光武中興十四博士已立學士各仞其師說當不宜別有異同至熹平中蔡邕堂谿典等既已刊定六經刻石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來取正是西漢時容有異同迄於桓靈不當復有鉏鋙也然許慎生於其時說文所引與今所傳迥異即其所引石經亦且兩岐其說不可解者一也洪氏隸釋所載諸碑皆後漢時人他經不復具論姑舉論語數條鄉黨恂恂劉脩碑作遜遜祝睦碑又以為逡逡有

恥且格費氏碑以爲且狢鑽之彌堅巖發碑以爲鑽堅湼而不淄費鳳碑以爲泥而不滓此等異字若在石經未立以前不知其何人傳授若在石經既立之後則後儒晚學仍未取正不可解者又其一也然猶曰漢去今遠沿及六朝范蔚宗魏收姚思廉之徒皆生經學大明之日同文同軌較若黑白間引論語孟子往往與何晏集解趙岐章句之書不合或者行文取巧不必拘定原文然亦何苦必求異於前人而故鶩俗眼不可解者又其一也吾友翟晴江氏窮經矻矻九變復貫以四書爲童而誦習之書窮巷掘門之士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剌取一聖三賢之錯見於他書者數千百條爲四書考異

而欲以余爲瞽衆之丁寧狗路之木鐸過而請序余以
爲此非晴江氏之創例也我
皇上亟刊經史
命詞苑諸臣條其別見者作爲考異附於諸卷之後嘉
惠承學之士厚矣所以震聾而豁瞶者至矣固陵毛奇
齡撰仲氏易以異文標於每卦之後義與任啓運與脩
三禮取淮南等書之異於月令者附見本文之下開晴
江氏之先者大有人也近奉
諭旨改廢角解爲麋角理解精確萬世遵循晴江氏應
運而興於經苑中旁見側出推波助瀾自隋王劭唐陸
德明而外未見有其匹矣余老嬾頹廢貧窮儉腹無以

益吾晴江也姑以注疏古本較今坊塾板行之本略一引伸可乎論語自何晏而後晉人解經往往與晏異趣衛瓘讀必有忠信如丘者句而以焉字屬下句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之例予所不者欒肇以不爲否屈孔安國以齋必有明衣屬上爲一章以席不正不坐屬下鄉人飲酒爲一章恐謂齋爲子之所愼應以齋必變食二句合上爲一章食饐而餲至末爲一章中庸素隱子朱子據漢志改素爲索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丘徐邈以八索爲八素素與索字相近其來已久也孟子有攸不爲臣古本爲作唯北人爲唯爲一音而義各別郎子朱子亦以不爲臣解之其誤不知始自何人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趙岐章句云萬子萬章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則章明係子字之訛注疏爲頒行之書世所傳家塾之本又皆家弦戶誦錯出不齊如此二三千年來載籍棼如而欲其無少牴牾此必不能之事晴江氏此書之作其得已哉大學古本子朱子據二程夫子之說重分章句兼補其闕明儒羅汝芳歸有光及本朝李文貞公皆不從其言其是非非一二言可了暇日與晴江氏劇辨之乾隆三十有四年六月三日蔡亭老民杭世駿

四書考異篇目

上編　總考三十六篇

下編　條考三十六篇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一

大學原始

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此于別錄屬通論

程子經說曰大學孔氏之遺書

呂大臨禮記解曰禮記所載皆孔子門人所傳授書

朱子文集癸未垂拱奏劄曰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于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于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曰問檀弓學記表記大學中庸何以謂之禮書對曰諸篇蓋自漢興搜求于殘編斷簡之中初莫詳其作者姓名因記錄以成編爾

劉宗周大學古記曰大學爲訓學校之經義故禮家收之

王栢書疑曰堯典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于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

許謙讀四書叢說曰明明德親民止至善及下逆順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是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其餘皆

孔子發明之言觀三在字及古之二字可見

按大學久亡作者姓名程子定爲孔氏遺書言孔氏不必定屬孔子自作如六經皆經孔子贊删修定以授弟子則皆孔氏遺書也此最確當不易之正論呂氏以下俱可互相發明

朱子章句序曰此篇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

又或問曰問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旨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他無左驗且意其或出于古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于

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

十一經問對曰門人所述以其稱曾子曰知之如論語首篇有曾子曰先儒乃以爲曾子門人所記

道林子大學義曰此書言簡意悉非聖人莫能爲然乃有曾子曰三字系之愼獨之後豈夫子平日特著此書開發學者其門人識而傳之其後乃相謂曾子此言最有補于愼獨之旨遂取而附之此歟或曾子遞傳之門人而門人附之亦未可知也

虛孝孫大學通義曰人所不知之地卽十目十手之地曾子所以戰戰兢兢直至啓手足而已者此也孔門相

傳之心法在乎此大學之書所以作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因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

李裴太史文集曰子思遭樂朔之難作中庸事具孔叢子明矣曾子著大學初謂朱說有本然觀與林擇之書云大學正經辭約而理備云云亦以意言爾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也則晦翁亦未有所本矣

陸深傳疑錄曰朱晦菴大學章句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夫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徵恐于理有礙誠如晦菴所云

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孔氏之遺書恰好

陳耀文經典稽疑曰大學或問云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于曾氏門人之手無疑夫無所師受無他左驗而據其相似者輒謂某之所作所謂自信之篤而能自得師者歟曾子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一篇大小戴記卽明載之矣大學果出曾子也何爲不言耶

樊艮樞四書辨證曰朱子遽稱大學爲曾子書似與程子之說不合觀誠意章別引曾子之言決非曾子之書可知也

馮屺章稽古篇曰禮記中孔曾問答居多然題屬孔子惟八篇題屬曾子者惟曾子問一篇而已其他皆雜出孔子及門弟子名並無專屬從來大學在戴記中未嘗言誰氏作不知朱子何以確指爲曾子此必別有所受而言之當俟再考

朱彝尊經義考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于大戴記者十篇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其餘雖無聞使其存亦必冠以曾子如大戴所記矣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云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至朱子于百世之後毅然論定爲曾子之書且析爲經傳當日復齋陸氏東磵湯氏咸謂朱子中庸大學其傳不遠而朱德

莊亦不信朱子章句于是董文清而後改本紛綸出矣

按以大學爲曾氏書實首創自朱子其端緒則由柳柳州之說論語也誠意章有曾子曰字知是曾子門人所成而樊氏卽以有此三字疑之夫易繫辭皆孔子書其中時復有子曰字卽禮記哀公問仲尼燕居等篇亦每於同一孔子言處更起子曰盧氏言孔門相傳心法在乎慎獨大學之書所以作也然則十目數語因曾子一生省身之要守約之方於是鄭重而丁寧之門人之記及乎此遂爲更端特提以明其授受之領要歟惟漢儒明題中庸爲子思作而大學不言朱子于千餘年後伸其獨見詞氣閒持之過確轉

以來後學之紛紛評議也

鄭曉古言曰魏正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于石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引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

鄒德溥大學宗釋曰大學旨趣實與中庸無二孔伋經緯之言信不虛也

許士昌樗齋漫錄曰大學決是子思所作不然誠意傳中不合有曾子曰三字

大學古記曰漢儒賈逵云子思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紬繹二書中庸原是大學注

疏似出一人之手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遺言多本曾子而曾子復得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孔子遺書而朱子謂傳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以也曾門高弟非子思而何中庸一書多仲尼之言而子思述之則大學一書多孔曾之言而子思述之又何疑焉

葛寅亮四書湖南講曰大學與中庸皆出禮記大學不著姓氏據漢志謂戴記爲孔氏祖孫家語則亦明指子思矣

李日華大學遵古編序曰周彥雲遵古本石經著大學義以篇末咏淇澳詩知文武心法乃在武公因定爲子思居衞之作

毛奇齡大學證文曰姚氏立方云舊稱大學子思所作惟朱子確信爲曾子故大全於孟獻子節引盧孝孫獻子嘗師子思爲證以示師不引弟言則斷非子思所作可驗夫子思作大學微盧言吾亦以爲未必然但舍子思而取曾子則又不可解耳

按子思之說由明嘉靖間豐氏僞造石經而起賈逵無是語也劉氏古記因以文飾之推合程朱在造賈逵語者其初意未必不爾總之憑臆爲說可以屬曾子即可以屬子思斷以無徵不信之例則均難爲定論矣大全纂自永樂年間時猶未有稱大學爲子思書者所引盧氏之言並不以示辨證而盧氏云獻子

嘗師子思則大謬之言也孟獻子于魯襄公十九年卒時孔子且猶未生安得以子思而反爲孟獻子師

盧氏誤合孟子問友章孟獻子魯繆公兩事爲一大全不審去取而姚氏立方且據爲左驗陳陳相因非亦貽惑來學之一端乎旁論及此并附正之

楊簡慈湖家記曰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然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知此非聖人之言故篇端無子曰二字

陳道永學錄曰論語二十篇于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絶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于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爲聖經者自宋仁宗御書賜一及第而後

宋之儒者從風而靡程子目爲孔氏遺書朱子又强以爲聖經尊之論語之上郎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於止聽訟二節以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以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此如禮運郊特牲然偶及二名不必其人也

按右二説頗涉誣經理宜遐棄然楊爲象山四大弟子之一陳亦爲蕺山高弟其書流播既久不爲指摘恐初學者或驟見而惑焉故雖知其失言猶附于此餘篇間亦倣是

東陽樓上層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大學原本

禮記大學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

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
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
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

僩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吾聽訟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按此謂知本下接所謂修身自所謂修身以下文次悉與章句本同惟齊家章辟字作譬治國章帥字作率平天下章矩字作拒他字作它

禮記正義大學之道至近道矣疏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 古之欲明明德至先致其知疏曰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 致知在格物至天下平疏曰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於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 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疏曰誠意正心齊

家治國細別雖異其大略皆是修身也旣以身爲本若
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所謂誠其意
至必慎其獨也疏曰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
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獨也　曾子曰至必
誠其意疏曰此經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
意　詩云瞻彼淇澳至不能忘也疏曰此一經廣明誠
意之事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
道也　詩云於戲至沒世不能忘也疏曰此一經亦廣
明誠意之事　康誥曰至皆自明也疏曰此一經廣明
意誠則能明己之德　湯之盤銘至無所不用其極疏
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盤銘謂精誠其意修德無已

也康誥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之意其所施敎令惟能念德而自新也　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疏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　子曰聽訟至大畏民志疏曰此亦廣明誠意之事言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　此謂知本疏曰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至此章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　所謂修身至在正其心疏曰此覆明前經正心修身之事　所謂齊其家至不可以齊其家疏曰此經重明前經齊家修身之事　所謂治國至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疏曰此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所謂平天下至絜矩之道也疏曰自此以下

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修身修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悉覶舉今各隨文解之　所惡於上至此之謂絜矩之道疏曰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其絜矩之義未明此經申說　詩云樂只君子至此之謂民之父母疏曰此文申明絜矩之道　詩云節彼南山至天下僇矣疏曰上經說恕己待民此經明須戒愼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仁親以爲寶疏曰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　秦誓曰至驕泰以失之疏曰此明君

臣進賢黜惡之事　生財有大道至非其財者也疏曰此一經明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　孟獻子曰至必自小人矣疏曰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　彼爲善之至末疏曰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此經明爲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大學證文曰鄭注孔疏不分章節但以大學之道起至止於信爲一截子曰聽訟起至末爲一截此亦不得已而爲著注之地蓋分注非分節也與兩截分章不同

按此自是一篇書鄭注依文解之或數句一注或一句一注無分章亦無分節孔疏分作兩截而於上截

所謂誠其意者云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於下截此謂知本云從上所謂誠其意至此皆是誠意之事兩截仍是通說是其中分以作兩截誠不得已爲署注之地未嘗有一毫分章分節之意見矣然諦繹疏文覺其中自有暗分章節之處但其意不盡與朱子同耳學者墨守章句束正義高閣不觀不知者謂一經十傳皆本孔氏之遺其知者謂此書章節之分自朱子剏格爲之均未爲得也孔疏暗分六大經首一經爲四科段誠意一經九科段平天下一經八科段餘三經不爲科段明葛氏寅亮作大學詁以經爲首章誠意爲第二章修身爲第三章齊家

爲第四章治國爲第五章平天下爲第六章蓋亦本
自孔疏惟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截出爲第
末章出自葛氏杜撰

黎立武大學本旨自序曰大學一書學者皆以先儒更
定錯簡爲據本旨之述則依本文次序講尋厥旨將以
備考訂也

按黎氏字以常淳祐四年進士說者謂章句既行能
復取大學原本而尊信之者惟姚江王文成一人不
知先有黎氏

羅洪先等王文成年譜曰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古本大
學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

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
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物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
誠意爲主而爲格物致知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
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以見聞至是錄刻書成
朔爲之釋而引以敘
薛侃傳習錄曰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物而後
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
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
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底工夫只是
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工夫卽工夫
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底事如新本先去

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纔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緊要底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底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王文成全書答羅整菴書曰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

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我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重

於背朱無乃輕於叛孔已乎

鄭曉今言曰今人專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

李光地榕村語錄曰王姚江謂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雖會思復生必有契合惜其他言說未能盡發此旨

大學古記曰大學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良偉而後之人猶以不視古全經爲恨至朱子補格致之傳理本經旨事同射覆不善讀者又以爲支離而王文成之古本

出矣自誠意下合贍彼數節至此謂知本通爲一章云
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王氏古本序首言大學之要
誠意而已矣
況曙大學古本說義曰大學雜戴記中至有宋諸儒始
表而出之是書初行其中文義未甚明晰遂以誠章一
傳裂而爲五復增補致知之傳更之而辭旣亂補之而
旨愈離自是爲宋儒之大學非復孔氏之大學矣賴陽
明先生稱肾大呼天下始翕然知有古本大學嗚呼吾
輩讀古人書安能如矮人觀場人嘻亦嘻人笑亦笑哉
今古本具在試一展卷把玩則文意如是段落如是儘
好讀儘可思也

毛先舒聖學真詮曰余讀大學古文而知元無闕文無衍文亦未嘗顛倒錯亂三代上人文章或顯或隱或錯綜或整次不拘一方所以爲妙格致意在誠意章中所謂隱也誠意自應置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諸說後與正心脩身一串說去乃先說誠意而中間將明德新民止至善諸旨隨意縱筆錯落而言之然後乃及正心脩身此所謂錯綜敘法也所謂脩身以後至末則整次敘法也此等文章先秦西京固多有之至韓愈猶存遺法政不必如後儒操觚勻齊方板耳奈何輒爲易置而增刪之遂使古人失其本來也哉

吳肅公大學述曰自朱子章句行而鄭注孔疏並廢㦸

記中遂削原文所幸存者舊十三經鄭注耳號稱古本乘違背道偶或信從不以爲好異輒以爲反古功令繩之裁且及身于是大學永爲朱子之書而孔門之大學亡矣

經義考曰朱子分大學經傳出自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并中庸大學文刪去之于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過取鄭注孔義本而旁釋之近見無錫張夏輯洛閩淵源錄於陽明傳謂其敘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爲陽明罪果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按朱子之訂大學初不強世之皆遵已而廢古也其

削戴記原文乃明臣胡廣等之孟浪而注疏本仍自一列十三經中未嘗禁學者之參考諸君亦何必嘵嘵焉但此等事必有朱子之志則可無朱子之志則妄後人因是藉手幾於人自爲說家自爲書且有僞托石本欲以欺罔一世代朱子章句通行試士者末流之獘乃以動始謀之物議矣

金華宋宏釗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諸家改定大學

程子遺書曰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有失次者已正之矣

黃震日抄曰程氏謂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然其詮次與禮記原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其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欲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曰一章晦菴先生表章四書以大學爲稱首所爲章

句又與程氏不同

朱子大學或問曰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于此謂知之至也之文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之結矣其一則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于經文之後而下屬誠意之前程子旣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于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于其間耶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則知其

不然矣又問平天下章之文程子亦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爲正何也曰此傳所言好惡義利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于易置而錯陳耳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又文集書大學後曰右大學一篇今見于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某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傳之一章二章三章並從程本而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五章並今定六章從程本七章以下並從舊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眞謹

第錄如上

大學證文曰周氏九經考異謂伊川定本卽今經一章傳十章次序是也夫二程本並在二程全書周氏既云見之乃云今所定本本于伊川則似未嘗見全書者豈其所見之全書偶遺伊川抑亦過信朱子今因程子所定之言而故爲之衞其說歟

柴紹炳文鈔曰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子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將舊文併省分屬經傳而刪其句字夫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改大學孝經此等事姑聽先儒自爲之勿可效也

榕村語錄曰大學一書二程朱子皆有改訂若見之果

確一子定論便足千古何明道訂之伊川訂之朱子又訂之耶

二程全書錄明道先生定本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　康誥曰至止於信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末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末

又伊川先生定本大學之道至末之有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康誥曰至止於信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　所

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亦悖而出　生財有大道至末

按伊川本前半詳述朱子或問瞻彼淇澳一段或問中未及初疑其從鄭注原本無所更定今觀全書所載乃移寘于平天下章辟則爲天下僇矣之後平天下章或問約略言之據朱子答文亦似就本章以好惡義利類列爲兩節而無他文移入者及讀文集見有三章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語然後知伊川門人所錄未可以有或問可驗而庋閣也本內有小註五條如親民當作新之類各見條考

衞湜禮記集說引藍田呂氏曰自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宜在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章後
四書辨疑曰平天下章傳文義有三節首論絜矩正己之道次論得國失國之由次論理財本末後人失傳以致前後文理皆有隔礙今試改正其文上下通讀是否可見所謂平天下至失衆則失國　康誥曰至驕泰以失之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至亦悖而出　生財有大道至末

按宋藝文志有呂大臨大學一卷不標註解義說等目疑亦因其師說別爲參定其節次之書也今其本不傳惟于集說中見右一條所云平天下一章後蓋

指失衆則失國句下舊本此處分段所以云然旣移康誥一段于前則亦悖而出直接生財有大道矣辨疑之說正與相符二家俱因伊川子本小變者耳辨疑乃元時舊刻不著撰人或者謂元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陳文靖公天祥所撰

黄氏日抄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翁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之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于工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之憾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爾首章三綱領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此經

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按此謂知本又自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按此謂知之
至也正釋致知格物不待別補
景星學庸集說啓蒙曰靜安慮得四字卽可以見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
四字卽可以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謂非格物
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已足此說得之矩堂董氏
宋史王栢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節于聽
訟之上
王逢梧溪集曰車玉峰先生若水字清臣所著有重證
大學章句王魯齋爲沿革論以實之曰得車君書言致

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爲格物一傳使朱子聞之當莞爾一笑云

方孝孺遜志齋集曰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淸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

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世之曉曉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

王褘叢錄曰格物致知之傳未嘗亡也今卽其書求之有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言者足爲格物致知一傳

蓋錯簡在他所則爲羨文而取以爲傳則極其精切朱子勇于補而不知移易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乃別爲之傳耶董丞相槐及玉峰車氏西磵葉氏魯齋王氏皆著論以辨其非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爲然也

徐師曾禮記纂註曰董氏欲移知止以下二條置子曰聽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至蔡氏清考定傳文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尤爲近理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
王鏊震澤稿曰或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釋格致之意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爲貴與程子之意亦不相妨
都穆聽雨紀談曰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王魯齋是之謂洞照千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所見亦同語雖異于朱子而不乖于道固朱子所取矣
大學證文曰王氏魯齋改本與相傳董氏葉氏車氏說

同而王氏本獨著蔡氏虛齋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刪此謂知本四字其後吳江徐師曾作禮記集註并收其文入禮記中蕺山劉氏又復依其說作大學孝義一卷此皆從朱子改本而僅去其補傳以自為說者

按自矩堂董氏創此一說元明諸儒從風者甚衆蓋如朱子定本謂經有亡闕待補不若準此說之允愜人意也王魯齋以聽訟章此謂知本四字為衍王子充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蔡虛齋移物有本末節于知止節上皆因其說而小變之者毛氏云增刪字俱始虛齋非

吳澄文正公集答田君澤問曰大學一書明道伊川二

先生皆有更定傳文次第然皆不如朱子之當經文二
百餘字謹嚴簡古眞聖筆也與傳之文體全然不同今
乃妧破經之第二節第三節以補致知格物之傳豈不
識經傳文體之不同乎而此兩節欲强解作致知格物
之義亦且不通徒見有一物字有一知字而欲以爲致
知格物之傳無乃不識文義之甚乎明德傳引用三明
字新民傳引用三新字文法整齊嚴密不可增添今于
新民傳增加聽訟一節聽訟固可爲新民之事然指一
事而言耳與上三節文體頗不類細玩味自當見之平
天下章程子固嘗更定其傳文矣而朱子獨以舊文爲
正今詳觀吳卿所更定又不如程子之明且易朱子不

以程子所更定者爲然愚豈敢以巽卿之所更定者爲然乎

按巽卿王姓崇仁人其論說亦因于董矩堂而更于

新民平天下二章有所更易

楊守陳大學私抄自序略曰蒙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于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謂別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于各章之末淨抄成帙閟之篋中

何喬新椒邱文集曰楊文懿公守陳校定羣經謂大學本末一章乃治國平天下之傳超然獨見先儒論議未嘗及是也

按楊氏鄞縣人當明景泰時所抄大學未經見何氏
爲撰墓志著其一端然此一端乃襲自大程夫子
程敏政大學重定本自跋曰朱子既沒矩堂董氏槐始
謂格致傳未亡乃雜于經中未及正耳玉峰車氏若水
慈溪黃氏震魯齋王氏栢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
及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
異而于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
合諸家著爲定本而未能也暇日默記衆說參互考之
手自錄出如右

按此似兼採藍田呂氏矩堂董氏等說合爲一編然
其本亦未見

劉績大學集注自序曰據舊本取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一百二十五字次聽訟章後取此謂知本至必誠其意一百二十八字又次其後改知本二字爲物格然後此爲完書

按此雖就注疏原本移易實惟以瞻彼淇澳二節補格致傳於章句本爲不同耳

崔銑大學全文通釋自述曰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煥然矣

高拱問辨錄載大學舊本大學之道至末之有也　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
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至此謂知本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　所謂脩
身至末與崔銑本正同
高攀龍大學知本大義曰愚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
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之前格物致知之
義明矣乃沛然如江湖之決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
也吾何以決之決之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
也此二語者以爲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
無謂以爲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
知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爲不

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爲果釋知本則不宜附于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于此謂知至之後也[illegible]国大學古記自序略曰高氏古本實本後渠崔氏中元高氏所定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文理煥然通前爲一段即以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可謂獨窺要領後之人宜無所置喙矣顧愚猶有見焉大學雖一篇文字而自始至終命意之法有綱領有支節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簡嚴或曲暢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綱次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次言所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脩身一條明解物有本末之義其爲更端

而釋格致也何疑自脩身以上其辭簡以嚴自脩身以下其辭曲以暢又有經傳之體焉大學只是一篇既可割而爲六則斷不可不割首段之一以爲二以釐正八目八目只是一事既可分誠意以下逐段詳明則斷不可不分脩身爲本以下爲格致之傳必分脩身以下爲格致傳者心齋王氏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愚嘗竊取其意者也

大學證文曰高景逸講學東林即以古本大學授人後見崔後渠更有改本而高氏信之遂重闡其說于書院以爲準則然人不知有崔氏本第稱曰高氏改本今其文列高忠憲集卷首

按此視注疏原本惟移詩云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二百九十九字于所謂誠其意上景逸之前中元高氏先已宗之人不惟不知後渠亦不知有中元也念臺取其本參分段落雖于文無所別而說又不同

經義考曰陸深校定大學經傳一卷林希元更正大學經傳定本一卷李材大學考次一卷俱未見

按林氏參訂諸儒所定大學格致之說附以意見曰更正定本陸元輔嘗略言之陸氏李氏未詳據其書目似亦以校次經傳文前後爲事類錄以待知者

大學證文曰季彭山本曾有大學改本未刻張宫諭陽和講學龍山出其書以示學者因刻之行世僅改文六

葉無義疏不分章節刪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至所以使衆也　一家仁至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至此之謂絜矩之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至亦悖而出　是故君子有大道至非其財者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　康誥曰惟命至不善則失之矣　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　楚書曰至仁親以爲寶　康誥曰如保赤子至而后嫁者也　詩云桃之夭夭至而后民法之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則失國　秦誓曰至災

必遠夫身　詩云樂只君子至辟則爲天下僇矣　孟獻子曰至末

按季氏名本嘉靖初人此本定而未刻同時即有僞石經本出自甬東豐坊之家僞本亦以諸引詩書等文類敘在後似即取季氏本爲藍本

顧憲成涇皐藏稿重定大學序曰大學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于傳之不明也于是人人各就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爲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較沉潛反覆紬繹異同如是者久之乃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不察或

語焉不詳或擇焉不精則雖謂之亡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詮次私以講于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爲全書而紛紛之議可以息矣

按顧氏重定大學一卷著于萬歷戊子越四年壬辰又著大學通考一卷其自序曰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而南海瞿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爲定至于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狥也其異也非以爲競也君子于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乎故備錄之俾覽者得詳焉兩序俱見文稿其重定本之詮次稿中蔑云

劉宗周大學古文參疑自序略曰宗周讀書至晚年終不能釋然于大學也積衆疑而參之快手疾書得正文一通不敢輒爲之解聽其自解自明以存古文萬一

經義考曰劉氏參疑亦誤信僞石經大學爲眞其次序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明德二節爲第一章經也以物有本末一節詩云緡蠻一節知止而后一節詩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自天子二節此謂知本一節爲第二章釋格物致知也以所謂誠其意四節爲第三章釋誠意也以所謂脩身三節爲第四章釋脩身之先義也以所謂齊其家三節爲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也以所謂治國三節故治國五節爲第六章釋治國之先

義也以所謂平天下三節秦誓曰四節詩云節彼一節是故君子先愼四節詩云殷之未喪一節楚書曰一節是故言悖一節舅犯曰一節康誥曰惟命一節生財有大道五節爲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也以是故君子有大道一節堯舜帥天下一節康誥曰克明德四節湯之盤銘四節詩云穆穆三節爲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也詳其始末又與諸家不同

按劉氏古記謂高氏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爲獨窺領要惟以經傳界限未明略爲參訂旣參訂後宜奉之爲信本矣乃參疑之作復與古記說絕不同何耶時以大學書爲聚訟之府至于人有二本可見流

弊之日滋日甚矣

四書湖南講曰大學有鄭康成本賈逵本俱不分經傳程朱始分首章爲經各章爲傳考鄭本與今本除相同外內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之有也之後文理極爲相屬似不宜更又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後誠意章既結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己是收煞不應後面尚有許多議論且其意義不類必有錯簡程朱提出實爲有見但三綱八目原爲一事既釋目而又釋綱且綱與目並釋不但重複亦似失體考賈逵本康誥克明德至沒世不忘也列

在全書之末蓋此皆是廣引詩書作證以紬繹全書餘意如中庸衣錦尙絅等詩一例深覺有味而且有貫本爲據易置非出杜撰其他處次第與今本多錯雜又覺文理難順似仍當以鄭本爲主而移所錯詩書一段參貫本而置之篇末序次庶爲得當其分章則首章自宜提起作主即稱爲經文亦宜格致旣含在首章應以誠意章緊接其誠正脩齊治等章各有所謂引首明是分之爲傳引詩書當總爲一章作結大學全書方稱完善玆湖南講以課士故不敢易置別有大學詁乃尋所私撰則以古本相參

大學詁以大學之道至末之有也接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爲第首章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爲第二章所謂脩身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爲第三章所謂齊其家至不可以齊其家爲第四章所謂治國至在齊其家爲第五章所謂平天下至以義爲利也爲第六章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康誥曰至止於信再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爲第末章

大學證文曰錢唐葛屺瞻本雖自稱古本而又分章節且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後所引詩書俱列在卷末謂之末章此從古本僞古本朱氏本而雜組以成文者故于引古本曰康成本引僞古本曰賈逵本

按此視注疏原本亦惟移淇澳至知本一段而位置

與崔氏高氏本異

經義考曰郁文初大學郁溪記一卷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明德一節物格而后知至一節爲經一章其釋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仍朱子本刪去釋本末傳而以物有本末一節次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又次以子曰聽訟一節又次以此謂知本二句爲釋格物致知傳自誠意以後悉仍朱子本

按如竹垞所云郁本與董蔡諸氏本了無異也但其自天子二節移置何處未著明文以愚揣之宜又次於聽訟節後此謂知本二句之前共爲格致傳文而竹垞氏偶脫略之耳

熊本撰胡東樵行狀曰大學自朱子作章句後諸儒各有訂定大抵皆以補傳爲疑先生以經文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謂格物致知與止至善一滾釋在邦畿章內元無闕文無待于補其餘則朱子所定確不可易

按東樵名渭字朏明德清人著有大學翼眞

杭世駿撰張淸恪公傳曰公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於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於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

按公名伯行字孝先別號敬菴儀封人其大學因訂

在晩年未及成書卒

張履祥備忘錄曰平天下傳若移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一百七十六字於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之上而以驕泰以失之槩焉條理既明三言得失更自截然

按張字考夫號楊園桐鄉人所移生財五節文與敬菴正同而敬菴更有復古三節之說楊園無之則又其意見之異以上三家僅就集註本少爲參訂不若明季之横議蠭起蓋自　國初來移易經文獘習漸以息矣

湯溪徐偉校字